

女作家名作系列
日本の

藏

Kura

[日] 宫尾登美子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日]官尾登美子 著

芳子 静子 译

日本の
女作家名作系列

蔵

Kura



文化艺术出版社

くら
藏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〇日 第一刷发行

©Miyao Tomiko Printed in Japan 1993

ISBN 4-620-10484-J(上)

ISBN 4-620-10485-X(下)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00-093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日)宫尾登美子著;芳子,静子译.-北京:文化
艺术出版社,2000.10

ISBN 7-5039-1953-1

I. 藏… II. ①宫…②芳…③静… III. 长篇
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544 号

藏

[日]宫尾登美子著
芳子 静子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中国·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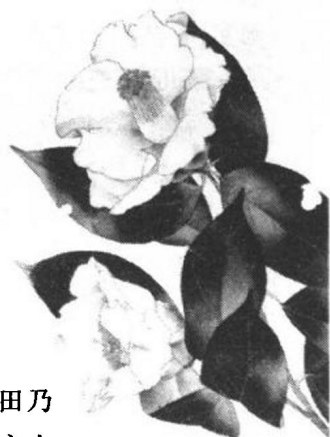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340,000 插图 6 面

ISBN 7-5039-1953-1/I·840

定 价:22.50 元



元月末一个狂风暴雪之夜，田乃内家一个女婴呱呱坠地，被当家主人意造取名为“烈”。

在庆祝诞辰七日喜筵开始之前，意造来到正在坐月子的妻子贺穗身边，给她看写在奉纸上的命名。贺穗看罢，不禁沉吟片刻，小声说道：“简直就像是男孩子。”

“我想你会这么说的。”

意造一边搓着手，一边说：“加上没能活着出世的、没来得及取名字就夭折的，让你受孕之苦的孩子已经是第九个了。这次说什么也要把她抚养成人，要不然田乃内家今后的前途令人担忧不说，首先你的身体也受不

了。所以我才考虑干脆给她起个强而有力的名字。何况她出生在风雪之夜,就算她是个女孩,也希望她将来能够不被一点困难吓倒……”

贺穗的头枕在枕头上,她望着意造,听他说出这样一席话,感动得直要落泪,忍不住深深点头表示赞同。

确实,自从贺穗十九岁嫁到田乃内家以来,最初起名叫“忍”的女孩儿活到三个月死亡以后,一直都是流产、死产或者是出生以后很快就夭折,反反复复,其中活得最长的女孩儿“耐”也只走过了四年零一个月的短暂人生。

当贺穗死死抱住“耐”已经冰冷的尸体,发疯似地痛哭不止的时候,婆婆村子动情地劝她说:“贺穗呀,你就想开点儿吧。你想想我当年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结果他们都二十岁了,却一个接一个得了肺结核,接连死了仨,那该是多么痛苦、多么无奈。我那时连一滴眼泪都没有了。和那些夺走我孩子们的死神殊死搏斗,我最后已经筋疲力尽,整个人就跟枯木一样,轻轻一敲,骨头都嘎巴嘎巴直响。

“阿耐这孩子也确实很可怜,可你想想,她还只有四岁。你们夫妻俩只要身体好,肯定神灵还会赐给你们另一个宝贝。神明还不是给我留下了意造这个唯一健康的孩子嘛?你看看哪家的家长还不是都会失去两个、三个孩子的。这里是雪国,体质弱的孩子活不长。说不定这就是神的意愿。你试着这样想想看,打起精神来吧。”

当时婆婆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慰,不知给贺穗多少安慰。但是,这并不能一下子止住贺穗的眼泪。

哭着怀孕,埋葬掉死婴后又哭着再怀孕,这种日子周而复始,直到生阿烈的大正八年,贺穗已经到了女人的厄运之年——三十三岁。

偏巧去年是意造的厄运年,今年时逢厄运后期,他们夫妇

俩都忌讳这个不太好的年头，于是到处去占卜算卦、许愿祈祷。听说是因为院子里有一棵茱萸树作祟，于是砍倒了茱萸树；听说是因为鬼门方向不洁，于是把鬼门方向进行过彻底清洁后又在那里建祠堂镇邪。总之，他们千方百计，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现在意造又指出可能是因为孩子们的名字取得不太好。

“忍”或者“耐”，还有“守”及“慎”，都是极其消极的，缺乏努力争取活下去的欲望，因此才无法从死神的魔爪中逃脱。要给这次出生的孩子起个像火焰般熊熊燃烧、像疾风般强健有力的名字，那么他肯定能够健康地活下来，成为田乃内家的栋梁。意造记得每年春天冰消雪化时来这里云游的占卜师曾经这样告诉过他。

听占卜师说这话的时候，还只是觉着有道理，心里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当贺穗快要临盆的时候，意造才想起来不知这位占卜师现在何处，要是能找到他，请他帮忙起个生命力强的名字就好了。可是对方是个居无定所之人，还没等找到他，贺穗就已经开始阵痛，进了特意准备的产房。这一次是难产，孩子好长时间都没生下来。意造在客厅里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就在这时他发现屋外突然刮起了暴风雪。

雪国新泻的暴风雪，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可能知道其可怕程度的。这不仅只是风雪横着刮那么简单，而是随着天气的突然变化，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刮过来的暴风，把山一样的积雪卷上天，再狂猛地砸向地面，疯狂肆虐。那情景有时像白色巨龙上下翻滚，有时又像雪的冤魂在疯狂咆哮，如果这时有穿着单薄的行人，肯定一下子就会送命。

意造正听着外面狂风暴雪敲打木窗的声音，从产房一直沿着走廊小跑过来的脚步声停在拉门外，他听到奶妈很兴奋地告诉他：“老爷，生的是个女孩，正大声哭着呢。”

意造高兴得热血沸腾，他说他就是这时突然想到——就叫她“烈”吧！

与猛烈的暴风雪同时来到这个世上的女孩，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这个名字，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战胜它，愿你幸福而长寿。意造一边祈祷着，一边摊纸磨墨，在奉纸上写下“烈”这个有力的大字。

在新泻县中蒲原郡、龟田町稻叶拥有两万平方米宅地的田乃内家，是从意造父亲那一代开始从事酿酒业的。

听说那时候田乃内家就是拥有龟田町一半以上土地的大地主，每年一到秋天，宅院里的五个大粮仓几乎都堆不下装满粮食的草袋子。

那时，田乃内家有三个男丁，长子长右卫门十岁上早逝，二儿子次郎右卫门不知为什么非常厌恶劳动，一有时间就坐人力车到新泻的旧城去，弹个三弦之类的作乐。因此，家业交由三儿子打理，给次郎右卫门当时的货币五万圆，让他在北山分家过活。

明治五年，继承了本家家业的三左卫门娶村子为妻，非常勤勉于家业。在独生子意造年满十六岁的那年，他把意造叫到自己身边，对他说：“意造啊，今年秋天大米收成很好，每个佃户都很痛快地交上了租子，因此托祖宗的福，我和你都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我想我们总不能只靠老祖宗吃饭。今后也可能有颗粒无收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天灾人祸。只是守着代代相传的祖业也不合我的性格。

“倒不只是为了发财致富，但我想还是应该准备好应付万一，再干点儿别的营生更好些。所幸我们的粮仓里堆满了粮食，而且家里的三口水井都出好水。最重要的是，越后地区有雪。意造啊，我们酿酒吧。你也帮我一起干。”意造记得，他听

父亲这样对他说这番话时，自己只是瞪大眼睛瞧着父亲。

正如村子所感叹的那样，当时意造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后来这三个孩子都染上了结核，作为唯一幸存、被精心培养长大的意造还不到考虑家庭未来的年龄。更何况，酿酒业是他完全不懂的行业，因此他问道：“那样的话，爸爸，我必须要退学吗？”

三左卫门叉着胳膊，劝说他应该听从父亲的教诲，他说：“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你现在学习非常努力，我逼你退学那也太残忍了些。但是酿酒需要人手。而且我觉得，如果今后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话，还是从现在开始见习最好。你觉得呢？”

后来意造跟人说起时，他说，对于少年时的他来说，一生中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他感到寒心的了。但是那个时代，孩子是不能够违逆家长意愿的。意造以非常优异的成绩升入县立新泻中学，没有雪的时候每天都从龟田乘火车去上学，冬天就在学校附近寄宿，不辞辛苦、努力学习，对于这样好学的意造来说，感觉好像自己的前途一下子失去了光明。

越后人的特性就是富于忍耐、性情温和、不善于主张自我。但是，村子看到意造情绪消沉、萎靡不振的样子，追问其原因后对丈夫说：“老爷，作为女人在这种事情上插嘴实在不好意思。但是能不能请您考虑考虑意造想完成学业的心情呢？”

“即使考虑开始酿酒这件事，不是也需要有人懂得记一些复杂的账、会珠算吗？如果只是记佃户交来的那点儿租子，家里的账房也能对付。但是，如果要开始酿酒，不是还要向政府衙门上报各种账目吗？要是想让意造继承家业，还是让他先完成学业吧。我求您了。”

村子一番义正辞严的据理力争，使得三左卫门也不得不

考虑今后社会越来越开放,读写、珠算能力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

作为大家之主,一向言出必行的三左卫门,这一次明显是吃了败仗。但是,他不得不承认村子也是完全为了孩子着想,因此他只能苦笑着说:“村子到底是在善于打架的地方长大的,就是厉害,竟敢给我提意见。”

他所说的善于打架原来是这么回事:每年新发田諏访神社夏季大祭祀,当各町的叫做台轮的神座被供奉之后,在祭祀的最后一天傍晚,抬着台轮各自回去的路上,肯定要相互冲撞、打架。现在这已经成为很有名气的活动。

穿着同样的上衣,头上缠着同样帕子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每个路口都用台轮相互冲撞,或爬到对方的台轮上,或相互大声叫号,最后扭打到一起的情景,使围观看热闹的人们看得更过瘾,更来劲儿。

村子娘家就在新发田,是经营商船生意的,平时家里就雇用了许多操船的猛汉,加上只要一听到有台轮打架的热闹好看,马上就会飞奔出门,这样,使得村子很有主见。

在村子的劝说下,三左卫门同意让意造继续学业。但三左卫门的计划却迟迟没能实现。

家处寒冷地带,原来以为只要有米和水马上就能开始酿酒,但实际上,酿酒业不像做黄酱或酱油那么简单,一方面必须提出申请,等候主管部门批准;另一方面,外行人缺乏有关设备方面的知识,必须能够雇到好酿酒师和工人才行。除了这些原因之外,给三左卫门更大打击的是,三个女儿相继得结核病去世了。

在准备生产饮料的家里连续出现传染病人,这一事实成为很大的障碍,加之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夫妇二人度过了一段以泪洗面的岁月。而对于意造而言,这一时期不亚于天赐。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在三左卫门丧失了对酿酒业的热情这一段时期，意造从新泻中学考入了东京的第一高中，进而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学习，最后得以顺利毕业。

阳春三月，脱掉学生帽，一路上欣赏着残雪中露出的绿色生命，回到龟田町的意造心情格外舒畅。

在很多同学都忙于选择职业的时候，他却在入学之初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打算毕业后回乡做一名村野之夫，他对自己的选择没有丝毫悔意。站在自己家房顶上用手指向四周，目光所及的范围都是田乃内家的田产，作为一生下来就注定要继承家业的继承人，他心里很明白，学生时代的生活就是他青春的全部。

意造在父亲面前双手触地深施一礼，郑重宣誓道：“从今以后，无论是田地经营还是酿酒，我都会助您一臂之力。”

在意造赴东京游学期间，终于从悲痛之中解脱出来的三左卫门，已经请来了大贯梅次做酿酒技师，这时三左卫门才第一次在家里介绍意造与他见面。

当两个人的视线接触的一刹那，意造马上意识到“这个人没有看着我”。他感到大贯梅次的目光是那么犀利，而且似乎是在看着什么遥远的地方。

他的眼睛绝不是斜视，他确实是在正视着意造，但不知什么地方使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压迫感。意造以为他可能差不多跟自己父亲是同年代的人，所以当他听说大贯梅次才只有三十四岁的时候，心里着实吃惊不小。

决定雇用大贯梅次，是对包括品酒在内的游乐享受有长期经验的哥哥次郎右卫门给三左卫门出的主意。

他说：“你知道吗？酿酒技师一定要用丹后地区的。再怎么说是还是滩酒佳酿。或者是我们越后的酿酒师也可以。南

部酿酒师和广岛酿酒师也不错。你最好还是先去丹后找找看吧。带一个长期在有名的酿酒师手下学徒的人来就行了。但是一定要注意,没有师傅作担保可不行。如果带一个不成器的回来,那咱们可都要赔进去了。”

听了他的意见,三左卫门亲自出马,到各处酿酒场品酒、打听,最后从代代出名酿酒师的兵库县多纪郡筱山町带回来了这个叫大贯梅次的男子。

在那里为江户生产滩酒佳酿的酿酒师向他推荐说:“梅次虽然还很年轻,但是他从十岁上就开始当跑腿的,学徒时间已经相当长了。当然只是学徒时间长并不见得能酿出好酒,在这一点上梅次绝对没问题。如果说能让他到越后去建厂酿酒,他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

然后他师傅就把梅次交给了三左卫门。

三左卫门还记得,当晚和酿酒师同饮的时候,酿酒师对他说过的话。“老爷,您看起来还完全是个外行。我不怕您嫌我唠叨,跟您讲讲作为酿酒业老板所应该注意的几个事项。老实说,那种既不出钱又想插手干预的老板是最令人头疼的。在这种情况下,酿酒师简直就没法干。那种出钱又插手的老板也不太理想。对于我们这一行来说,最好是老板只管出钱,但决不插手干预。给你这么多钱,你就生产出这么多产品,然后老板就尽管去享福好了。这样,酿酒师才好充分发挥特长,也只有这样,酿酒师才有责任心。”

“哦,是这样啊?我儿子是学理科的,很快就大学毕业了。原来我还想让他管这块儿,使酿酒更科学。”

“那不行。那是绝对不行的。那只会把整个工作搞砸,是最可怕的。”酿酒师放下酒杯,使劲儿摇着手说。

“酿酒不是靠学问。如果看着书本酿酒,老爷,那是绝对酿不出好酒来的。酿酒全凭身体,用身体去感受、去体验。我

就是这样教梅次的。”

酿酒师当时的语调非常强烈。

酿酒师是一厂之长，如果定下来就必须由他回乡召集工人，组建自己的工作班子。但是田乃内家的情况是，当时连个作业场所都没有，所以为了在建厂过程中能够采纳梅次的意见，于是就先决定雇用他一个人。

酒厂的建设这时已经开始了。三左卫门认为梅次的意见很正确，这里将成为酿酒工奋战六个月的战场，最好尽量与田乃内家的日常生活分隔开。所以在两万平方米的宅子里选了最适合酿酒的阴凉、朝北、背阴的地方，开始涂漆作业。

当初，比较保守的计划是生产三百石，但即使是这样，还是要备齐所有的工具、招徕、进料、检查水质、挖掘新井，梅次工作得非常努力。

在宅子北侧的一角，每天都有成群的泥瓦匠在忙碌地工作，轻快的鐮锤凿夯声不断传过来，但是宅子里的所有女人谁都没有接近工地。

因为三左卫门对村子说：“你一定要好好跟她们讲清楚，听说酿酒的地方自古以来都是有神灵栖息的，酿酒必须靠人眼看不见的酵母菌起作用，所以说不定有天佑神助，也可能有天诛神罚。神灵最喜清静，最忌讳污秽。因为女人有月经不洁，所以一定要告诉她们无论什么情况都千万不能接近酒厂。你听明白了吗？一定要好好告诫家里的女人们千万要注意这一点。”

听他讲的这么严重，村子不仅对家里的三个女佣和奶妈，就连出入这里的女人们都没有忘记郑重地嘱咐一声。

至今为止，女人们从来都不会抛头露面，只是专心于家里的工作，决不会对男人们做的事说三道四，所以就算这次要做的事不是酿酒，村子也肯定会对她们严加管教的。

不过，隔着中间的篱笆，从上房这里也能够看到工地日渐成型的施工情况。明治三十年的夏天，墙壁厚实而漂亮的酒厂厂房出现在眼前。看到四周拉着图吉利的稻草绳，以及稻草绳上扎着的辟邪用的白纸条，村子内心不禁感到一阵激动。

村子作为大地主的老婆长期深居简出，可能是因为她想到自己今后将成为酿酒厂家及商家的女主人而感到兴奋，或者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只安心于内宅大院的管理，决心要振奋精神的缘故吧。在酒厂厂房完工的同时，听说装酒用的大木桶等物品也连续不断地被搬了进去，这使得原来看起来很空阔的酒厂内一下子拥挤起来。这一切工作都是通过北面的出入口进行的，从上房这里什么也看不到。看到身穿工作服的人员不断增加，村子谨慎地问道：“也许这种事情不该我过问，工人们的伙食怎么安排？不用上房这边准备吗？”

三左卫门很干脆地回答她说：“酒厂是酒厂，上房是上房，不能在一起起火。酒厂那边雇了专门管伙食的男工，所以连一杯开水都不能从上房这边拿过去。”

听他这么说，村子好像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同时又不禁为厂里只有男人的生活暗自担心。

这年秋天，为了准备初次下料，酿酒工作好像在很顺利地一步步进行。三左卫门和意造早晨一睁开眼睛就直接赶过去，除非家里有事让老伯去请他们回来，或是中午的时候回来吃饭，他们爷儿俩好像每天都跟梅次商量工作到很晚。

看到意造埋头工作的情景，村子心里琢磨是不是差不多该给意造娶媳妇了。还在意造上学的时候曾经跟他提起过，因为他是独生子，所以希望他早点儿娶妻成家，多生几个孩子。可是因为他本人还没那个意思，这事也就一直拖了下来。这一次，村子没跟任何人商量就一个人先到新发田去了。

尽管本人还没有这个想法,但如果说能够和地主家继承人联姻,还是有很多人来提过亲。其中村子比较中意的有两家。

这两家都是村子娘家新发田的商家,一家是经营范围很广的纸张批发商,另一家是很早以前就一直经营蜡烛的批发商。倒不是为了取乐,当时村子还一个人在心里觉得好笑,觉得这两家合在一起倒正好可以开家灯笼铺。

当初来提亲时,这两家的女孩还都是十二三岁的少女,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想必她们都已经变成漂亮的大姑娘了。村子满怀希望,先到商船兼批发商丸由那里,跟好久不见的由八见了面。

为什么村子迫切希望从新发田娶个儿媳妇回来?那是因为她自己心里明白,这里的年轻人虽然喜欢每天看着满载货物,在加治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影以及码头上装货卸货的繁荣景象,但是新发田这里原本是具有厚重的历史氛围的城下町,人们性格中也包含着沉稳、大度的一面。

新发田城过去曾经是沟口氏族直辖十万民众的古城。虽然现在只剩下城楼本身的石墙、正门、角楼,但可能是由于沟口广施善政的影响吧,这里的年轻人以懂礼貌、不奢华而著称。

看到每年春天,女孩儿们在旧城址的樱花树下铺上红地毯,这一群那一伙举行野外茶点会的情景;或者是提着长长的装量布尺的袋子去裁缝学校上学的姑娘们;还有在各处寺庙里举办的展示她们柔和而漂亮的片假名书法展等等活动,这一切都令村子心动,希望如果自己家里有女孩子,一定也让她们学点儿本领。因此,她早就在心里盘算着要到新发田娶个好儿媳。

那时候介绍对象也没有照片，只能靠传口信拉线儿，但正因为是这样，反而记得很清楚，因此村子才先到由八这里打听一下，荣町的纸张批发商山形屋二女儿八重的消息。

听她问起，由八歪着脑袋想了想说：“好像就在一个月以前，荣町的山形屋举办过婚礼。大姐，说不定就是那个八重出嫁，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马上派人去打听一下。”

派出去的人回来说，他在荣町附近打听到的情况是，八重确实是被长岗的大地主家娶走了，而且婚礼办得非常体面。

看到村子懊恼自己来晚了一步，由八笑着安慰她说：“大姐，这种事可急不得。这都要看缘分。不是还有蜡烛批发商那边吗？说不定蜡烛比纸强呢。”

然后又派人去打听了一下情况，听说这家的两个女儿好像还都没有定人家。

在龟田和新发田都有喜欢说媒拉牵的，村子把当时来给他们介绍的俗称新发田媒婆阿郁请来一问，阿郁婆说：“这么说，田乃内家的大公子也终于下决心要娶亲了。新发田好姑娘多得是，但是作为田乃内家的媳妇可就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行了。蜡烛批发商家里的两个姑娘那是没的说，只不过他们家老爷好像是要给老大找个倒插门的女婿。因为他们家姐弟三人中，最小的男孩子作为继承人体质太弱，老爷想让老大继承家业。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这样说好，她安排打算在娘家逗留两三天的村子先去相相亲。

这一天，她们在姑娘们去的那家裁缝学校附近的大桥边上慢慢溜达着，很快看到有几个姑娘走过来。阿郁婆告诉村子说：“来了，来了。就是扎着紫色蝴蝶结，穿方格和服的那个。看到了吗？”

“这是哪个？是姐姐还是妹妹？”

“当然是妹妹。你看就是她。”

她们俩装作没事儿似的走过去，和这群姑娘打了个照面。

村子瞥了一眼扎紫色蝴蝶结的姑娘，心里不禁一阵欢喜：
哎呀，长得真漂亮。

所谓越后美女，正像歌中唱到的那样：

漂亮的皮肤好性格，

面相如水人如荷。

只见她肤色健康，五官端庄，长的就好像是从美人画上走出来的一样。

走过去以后，村子又回头默默地目送着这一群姑娘。阿郁婆对村子说：“孩子他妈，你看怎么样？是个好姑娘吧？真是不可思议，这么好的姑娘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出嫁。”

“你说她今年十六，是吧？”

“不，她才十五。还有个比她大一岁的姐姐。”

“阿郁婆，那就请您费心帮忙跑跑吧。”

村子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姑娘，受她委托，阿郁婆开始为此奔忙起来。最后跟蜡烛批发商约好正式相亲是在諏访神社祭祀大典之后。

九月初的这段时间，酒窖正好快要开始下料了，他们父子二人每天都泡在厂里，没有时间。

三左卫门说：“还是你先去看看决定好了。只要是出身好、性格好的姑娘，我没有异议。”连意造也像这事跟自己没关系似的说：“这事就全交给妈妈，您看着办好了。”

听他这样说，村子生气了，说：“选媳妇这么大的事儿，老爸这样说倒也罢了，你自己怎么也这么不在乎？”

嘴里说着气话，可事情还要操办。村子带上一个女佣再次乘火车出发到新发田去。

村子着急是因为她考虑到在这多雪的地区，必须尽量争

取在入冬之前完婚，要不然的话会给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们添麻烦。

意造也已经二十六岁了，现在结婚都有些嫌晚了，如果能够争取赶在酒厂开业之前举行婚礼那是再好不过了。

新发田有女儿的家庭绝对不会让人随便来相亲的。只因为田乃内家是龟田郡有名的大地主，加上阿郁婆在中间热心周旋，这才定好日子，把村子和陪她同去的由八二人迎进院内。

虽说是相亲，但实际上双方并不谈及婚事，而只是由对方的父亲出面应酬，闲拉家常，然后再由那家的姑娘出来奉茶。当拉门一开见到那姑娘的时候，村子不禁大吃一惊。她不断揉着自己的眼睛，仔细端详了那姑娘好几眼。

她父亲介绍说：“这就是小女佐穗。”

佐穗奉上茶后，很文静地施礼退出。很明显，这个姑娘肯定跟那天在桥边见过的不是一个人。

并不是说佐穗长得丑。她的五官相貌很平常，但是与那天看见的那位头扎紫色蝴蝶结的纤纤美女相比却相去甚远。

村子眼前一黑，没有再说什么，赶紧催促由八告辞出来，马上找到阿郁婆询问究竟。

开始还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阿郁婆赶紧去了解了一下情况才知道，原来出来奉茶的是二女儿佐穗，以前见到的那位扎紫色蝴蝶结的姑娘是他们家的大女儿贺穗。

阿郁婆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五体投地匍匐着表示歉意：“实在对不起。不好意思，是我弄错了。”然后她说，如她先前所了解到的那样，他们家不打算嫁长女，而是准备为她在家里迎个倒插门的女婿。

而且她还听说，贺穗强烈要求去明年春天开始招生的新发田女子中学念书。虽然年龄上来说她有些偏大，但是她现